

战炮昂首

■相双喜 唐磊 杜思远

愈发浓郁。

利刃未出鞘,硝烟味已浓。一昼夜的研究,实弹射击演练方案几经波折终于出炉。面貌一新的方案,让不少官兵嗅到了一股不一样的“硝烟味”,纷纷摩拳擦掌期待演练的正式到来。

二

凌晨6时许,高原的寒气还没有散去。“叭!叭!”随着2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实弹射击演练正式开始。确定方位、锁定目标、装定诸元……前沿观察所里,担负指挥员的榴炮三连指导员周君豫目光炯炯有神。“敌”火力点、X号装药,标尺X,方向X,四炮一发装填,放!”周君豫一声令下,炮弹拖着尾焰呼啸而出。

“不好,近弹!”透过望远镜,周君豫看到炮弹提前炸开了花,他迅速下达指令调整射击诸元再次射击。意外的是,第二枚炮弹还是近弹,并未摧毁“敌”目标。

时间关乎胜负,战机稍纵即逝。周君豫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刚上任不久,首次指挥实弹射击就出了岔子,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他稳住心神,当机立断决定采取排除法,现场逐一排查问题症结。计算兵检查参数计算,炮长检查装定诸元……

“是不是炮身不稳?”正当周君豫百思不得其解时,侦察兵张永德一句话点醒了他。他迅即呼叫炮阵地指挥所派人現地观察,果然是炮身位置发生了偏移。

由于昨夜暴雨今天暴雨,沙土地土质由坚硬变松软,致使火炮稳固性变差,受炮弹反作用力影响炮身位置发生了偏移,影响了射击精度。

找准了问题,周君豫果断命令各炮班向驻锄板后切面填充沙土并浇水夯实,确保炮身稳固。“轰!”重新装填射击,“敌”目标被精准摧毁,他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以往部分政治干部没有找准自己指挥员的地位,导致打仗能力有欠账。”看到周君豫的表现,全程观战的政委王福点点头,“这次演练最大的收获就是政工干部自主指挥打仗、临阵排解特情,全方位锤炼了战场指挥能力。这种做法以后我们还要坚持!”

和周君豫一样经受考验的还有营里指挥保障连四级军士长李建。作为全营资历最老的通信兵,以往选定无线接力站位置轻车熟路,靠近指挥所就近设置就行,没有什么硬性标准和要求,但这样的做法却存在“敌”顺藤摸瓜就能轻易定位指挥所位置的隐忧。

“老李,你这种敌情意识欠缺、随意缩减训练难度的思想必须改!”部署会上,指导员苏红如毫不客气地指出,接力站设置要打破惯性思维套路,充分考虑“敌”情、地形等因素,既要利于隐蔽伪装,还要确保通联顺畅才能过关。

当兵14年,李建头一回在演练前感受到挥之不去的焦虑。为了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他带着班里的战士自主判读地图、反复实地勘察、对比分析利害,经过3次调整,最终将接力站选定到距观察

所3公里以外的隐蔽位置,并顺利通过营里的验收。

三

高原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就变。

中午还是艳阳高照,直射的阳光照得人皮肤生疼。转眼间,片片乌云被风裹挟着慢慢卷积,而连贯实弹射击演练还在紧张进行中。

天空乌云越积越厚,噼里啪啦的雨点一股脑儿砸了下来。“演练继续!”于旅长态度坚决地打消了个别官兵的“停战”念头:“战争不讲天气、不分地域,我们也不能因这点风雨就畏手畏脚!”

阵雨来得快去得也急。而这时,自行火箭炮连连长王蒙正指挥射击,任务是拔掉“敌”前沿阵地碉堡。“放!”连队6门火炮连续打击后,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出现了连续偏弹,没有达到预期作战企图。

问题出在哪儿?王连长将各个环节在脑子里快速“筛查”,上午演练时这几门火炮都一打一个准,为啥这会儿就不行了?

王连长通过有线单机联系阵地各炮长,开了个简短的“诸葛亮会”。中土炮长李龙讲出了自己的猜想:“问题可能出在修正参数上,早上气温明显比这会儿要高,而我们现在射击装定诸元还是上午的参数,会不会影响了射击精度?”

王连长恍然大悟:气温环境变了,自己居然还按经验来,这要是上了战场可要出大事。他立刻指挥各炮重新调整射击诸元,一举摧毁了“敌”目标。

12个小时的连贯演练,意外“敌”情频发,逼着各级指挥员在各种突发情况中锤炼打赢硬功。

夕阳斜照,将余晖温柔地铺在群山叠峦之间,映照着一门门经过战火洗礼的火炮。随着两发绿色信号弹腾空,演练画上了句号。

刚下阵地就进“中军帐”,演练刚刚结束,另一场复盘检讨的“战斗”随即打响。“对照实战标准,我们究竟离战场还有多远?”简要讲评演练成绩后,旅领导开门见山抛出问题。

“某新型自行火炮,部分人员以惯用的手动射击取代自动射击,没有发挥出武器的最佳性能。”“实弹射击时,阵地警戒人员隐蔽伪装不够,实战意识不强”……营连主官人人不讲成绩,结合演练拉单列条查摆问题、提出整改对策,为下一步对表实战训治和平积弊竖起了新的问题靶标。

“绝不能把今日的问题留给明天的战场!”讲评总结中,于旅旅长深有感触:“命中问题比命中目标更重要,我们要打一寸进一步,不怕暴露问题,不怕推倒重来。平时多解决一个问题,战时才能多一分胜算。”

走出“中军帐”,指挥员们一个个步履匆匆,演练胜利的喜悦已经成为昨天,此刻,复盘暴露出的一个个问题仍回荡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的脚步坚定而有力,因为明天还有更艰巨的战斗在等着他们……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我大学毕业后,被一纸命令分到了驻扎在滇南一座小城的作战师,一个女干部独身一人背井离乡过起了单身生活。很快我发现,在这里几乎每一名官兵,不管已婚还是未婚,都算得上是单身,而且单身汉生活很值得书写。

小城太小,容不下太多的家庭,再说,天南地北的家庭也不可能跋山涉水迁到这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毕竟是个由青春和热血铸就的大熔炉,不是暖融融的安乐窝。

正因为如此,在这座大院里,基本上都是名副其实的单身汉。没结婚的小年轻,是不太情愿在此安家的。结了婚的,老婆不在这儿,娃儿不在这儿,热炕头自然也不会在这儿。对这些人来说,甭管他职务高低、军衔大小,家就是宿舍。居室可大可小,小一点的,一张床就足够了,大一点的,空出床的位置就可以吹吹牛聚餐喝茶打牌的场所。

这些天南海北的单身汉,没有本地人那样家庭和生活的牵绊。虽然小城就容易就熟悉起来,但这熟悉是表面的,是楼房的高低,是街道的宽窄,是绿化带上的蔷薇花,是店面的装饰和名称,是大街上行走的少得可怜的几辆出租车。深层次的熟悉,也就是各种人情世故,却没有一个。他们坐下来谈论的,永远都是本地人不可能知晓的,纯属大院内部的话题,譬如实弹射击发生了怎样的险情,野外驻训时哪家的土鸡黄焖鸡味道最好,演习时车辆装载有哪些小技巧……也因此,他们只能在大院里扎根,大院的围墙就是钢筋水泥铸就的边界,钢筋水泥打到底下去,深不见底,再怎么努力,也探不出一条根一条须。

没有家庭琐事的牵绊,又都在一个单位,这样一来,单身汉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就纯粹了。而且这份感情如酒,越酿越醇。原因有二,刚才说的是一方面,底子纯,杂质少。另一方面,大家都在一起摸爬滚打。每年的野外驻训、战备拉动,还有数不清的抢险救灾,接触多,相互之间协调考虑得多。往轻里讲,是同呼吸共命运,往重里讲,就是同生共死,感情自然深厚。

当然,这是工作之外,真正的工作中,等级观念就出来了,一是一二是二,关系就变得很微妙,也很严谨了。一级有一级的分工,一级有一级的责任,一级有一级的担当,对上对下都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大院从上到下,对工作的要求都十分严格。承办一个文件,标点符号都不能错一个,错一个,领导就会批评,下属就会脸红感到丢人。

可以说,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雄性激素都被调动到了一个超高的水平。每个人都斗志昂扬,对工作充满着极高的热情。工作,只有工作,才是他们追求的价值体现。周一到周五的夜晚,机关楼必是灯火通明,参谋干事助理员自不必说,20多号的科长外加部门领导都会加班熬夜,研究着每一项或大或小的工作。即便是周末晚上,虽不是整齐划一的灯火通明,那些亮灯的办公室也会超过总数的一半。

于大院的单身汉而言,生活是不值一提的,如果非要提,那生活就是机关各部食堂里每天每餐不超过15分钟的就餐,再有就是如果周末不加班的话,到门口小超市买些生活用品和瓜果梨桃。

当然,有些日子是不得不提的,不提,官兵们就真的如同战斗机器,冷血无情了。必须要提的就是节假日家属来队,这样的日子虽然短暂,却是生活味道最饱满最富足最浓郁的时光。把这些为数不多的日子提炼出来单独说道说道,对他们来讲是再乐意不过的事了。

部队的节假日往往是放假不放假,要放也是个别的,不是人人都能走,因为有战备值班值勤和在位率卡着。再说,遇上短的假期,有些人是宁愿值班也不愿离队的,因为时间太短,经不住折腾。坐大巴倒火车或飞机,倒来倒去,两三天就倒完了。路上倒腾一圈,假相当于白放了。时间虽短,你不折腾就我折腾,于是,家属们就早早地做好准备,手头的

军营「单身汉」

■伍会娟

天南海北的媳妇之中,最数川媳妇和湘媳妇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佐料齐备,锅铲随便一抓拉,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别看平日里这群大老爷们粗粗拉拉的,但这时候说起话来都热情洋溢。哟,嫂子,你这道双椒鱼头要红有红要绿有绿,看着真养眼啊。哎,弟妹,你这道菜炒得赶上竹林小院的大厨了。竹林小院是小城口碑很好的饭庄,家属们都去尝过这一家。

这样一来,北方媳妇在做菜上就给比下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甘拜下风了,她们也有她们拿手的,那就是面食,包子饺子烙饼,还有各种南方人叫都叫不出名来的宽窄面条,不同的卤不同的做法,干拌的,乱炖的,令南方媳妇自愧不如。

这些粗犷的大老爷们在女人们的围绕下,也开始表现出了另外一面。有的人心细,讲究,帮衬着媳妇端茶倒水、摘洗瓜果,越是来入越是抓紧时间表现,一副居家好男人的形象。有的人则故意在战友面前显摆,越是来入,大男子主义越是抬头,没人的时候还知道把媳妇捧在掌心里,来人了则把媳妇当丫鬟使唤。你你你,整个那个,做那个,一副得意洋洋的架势。不过,再怎么使唤,那眼神是柔的、绵的、笑的,如水,如光,传递出来的都是霸道外露的亲昵和爱意。

生活的本质本来就是烟火气,媳妇们在这儿一蒸一炒一炆锅,滋滋溜溜的声音一出,烟火一冒,孩子们再里里外外一跑一闹,这些平时的单身汉们才真正享受几天像模像样的生活。

几天的假期里,男人们都感受到了幸福的疲惫,高昂的疲惫。等媳妇娃儿们一撤,真正的疲惫立马就找上门来了。浑身不得劲儿,满屋子不得劲儿,哪儿哪儿都是媳妇娃儿留下的记号,叠好的衣服,擦亮的桌椅,还有孩子忘记带回去的一窝小黄鸭。这就是开始想念了,如果想念是病,那官兵们就如同住进了ICU病房,急需时间和工作前来抢救。

这就是军营单身汉们的生活,他们默默地坚守着岗位,无怨无悔地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军营,身处和平年代,做出了普通老百姓体会不到的牺牲。

工作多加个班提前安顿好。这样一来,家属就带着小孩千里迢迢赶来小城,牛部队女一般地见上一次面了。

家属一来队,就可以提提生活了。两口子小别新欢自不必提,生活也一下子热闹起来。部门聚餐。科室聚餐,相好的对劲儿的聚餐。有时候在外面吃,有时候在自家吃,要么炒菜,要么火锅,要么包饺子,包了饺子还要再炒上一桌子菜。炊具,碗筷,油盐酱醋,桌椅板凳都是东家西家临时拼凑的,来队的家属不管是家庭主妇或是知识分子或是企业员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除了比拼长相肤色衣帽打扮之外,主要比拼的,就是厨艺了。

天南海北的媳妇之中,最数川媳妇和湘媳妇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佐料齐备,锅铲随便一抓拉,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别看平日里这群大老爷们粗粗拉拉的,但这时候说起话来都热情洋溢。哟,嫂子,你这道双椒鱼头要红有红要绿有绿,看着真养眼啊。哎,弟妹,你这道菜炒得赶上竹林小院的大厨了。竹林小院是小城口碑很好的饭庄,家属们都去尝过这一家。

这样一来,北方媳妇在做菜上就给比下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甘拜下风了,她们也有她们拿手的,那就是面食,包子饺子烙饼,还有各种南方人叫都叫不出名来的宽窄面条,不同的卤不同的做法,干拌的,乱炖的,令南方媳妇自愧不如。

这些粗犷的大老爷们在女人们的围绕下,也开始表现出了另外一面。有的人心细,讲究,帮衬着媳妇端茶倒水、摘洗瓜果,越是来入越是抓紧时间表现,一副居家好男人的形象。有的人则故意在战友面前显摆,越是来入,大男子主义越是抬头,没人的时候还知道把媳妇捧在掌心里,来人了则把媳妇当丫鬟使唤。你你你,整个那个,做那个,一副得意洋洋的架势。不过,再怎么使唤,那眼神是柔的、绵的、笑的,如水,如光,传递出来的都是霸道外露的亲昵和爱意。

生活的本质本来就是烟火气,媳妇们在这儿一蒸一炒一炆锅,滋滋溜溜的声音一出,烟火一冒,孩子们再里里外外一跑一闹,这些平时的单身汉们才真正享受几天像模像样的生活。

几天的假期里,男人们都感受到了幸福的疲惫,高昂的疲惫。等媳妇娃儿们一撤,真正的疲惫立马就找上门来了。浑身不得劲儿,满屋子不得劲儿,哪儿哪儿都是媳妇娃儿留下的记号,叠好的衣服,擦亮的桌椅,还有孩子忘记带回去的一窝小黄鸭。这就是开始想念了,如果想念是病,那官兵们就如同住进了ICU病房,急需时间和工作前来抢救。

这就是军营单身汉们的生活,他们默默地坚守着岗位,无怨无悔地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军营,身处和平年代,做出了普通老百姓体会不到的牺牲。

这些单身汉们,实在值得书写。

翠影红霞映朝日

■杨春光

三·八妇女节到来之前,百岁红军老妈妈杨征鹏逝的消息传来,让我不胜悲哀,几多感怀。老妈妈祖籍四川,14岁参加红军,16岁走上长征路,在延安与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黎同新结为伴侣,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追梦一生、奋斗一生。回望新中国成立后的壮丽征程,我不由地想起李白的一句诗“翠影红霞映朝日”,那一个像杨征鹏一样坚定不移跟党走的中帼英雄形象在我心中熠熠闪光,她们忠诚无私、不畏牺牲的大爱品格犹如绚丽的红霞辉映着历史的天空。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的发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人民日益觉醒,各种群众运动方兴未艾。很多地区的女青年也开始寻求真理、追求光明,为了报效祖国,她们纷纷加入红军。当时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就有3000多人,多为15岁左右的年龄。这些花样年华的女孩子从送衣送粮、看护伤员做起,最后发展到与其他红军战士一样经受战火洗礼,在一轮轮的冲锋陷阵中迅速成长。据不完全统计,红军主力长征时,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妇女红军跟随行动者近3000人。她们英勇顽强地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历苦难,对强敌,过关隘,夺胜利,几多牺牲,血染战旗。随中央红军主力参加长征的吴富莲,曾任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长。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团长,后任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委,与团长王泉媛率军血战河西走廊,1937年初兵败祁连山受伤被俘,后不甘受辱,以年仅25岁之生命自杀殉国。陶淑良,1910年生于川北富家,1929年读书时参加革命并入党,先任红军妇女独立师一团团长,在敌“六路围攻”中屡次

创造以少胜多战例,使对手生惧,后调任红军西路军第五军后勤部军需部部长。1937年初,敌重兵攻破高台合城,她与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其爱人)一同在巷战中牺牲,年仅27岁。红军干部身先士卒,战士也同样英勇无畏。她们在行军时有一个口号:不掉队,不挂花,不当俘虏。藏族女战士姜秀英,为了跟上部队,从老家借来斧子,将已冻伤溃烂的脚趾砍下,包扎后继续跟上队伍走。还有那些在危难时刻或跳崖、或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女战士,不甘屈辱,以死报国,其英雄壮举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回望历史,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有多少巾帼英雄舍生忘死,为国捐躯。抗日英雄赵一曼(东北人民革命军团政委)牺牲时31岁,李林(雁北抗日根据地创建人)牺牲时25岁,辛锐(中共山东分局姊妹剧团团长)牺牲时21岁,陈若克(山东妇女救国联合会执委)牺牲时22岁,林心平(宜兴县抗日政府区长)牺牲时22岁,刘耀梅(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牺牲时22岁,八女投江(抗联指导员冷云和班长杨秀芝、杨贵珍及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牺牲时冷云年龄最大,为23岁,王惠民最小,只有13岁。解放战争时期的巾帼英雄刘胡兰、江竹筠、张露萍,新中国成立后的向秀丽、任长霞等等。她们为了信仰,为了主义,为了人民大众,为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不惜付出鲜血乃至生命。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回望壮丽征程,巾帼英雄们那忠诚的信仰和高洁的襟怀如不熄的火炬,穿越历史风烟,照耀着我们的精神世界,激励着越来越多执着追梦的后来人。



亭亭玉立(中国画)

汪德龙作

长征

第四四二期



“彭总榆”与“元帅树”

■向贤彪

又到植树节,又见全民植树的盛景。我望着窗外苍劲的老樟树,不觉想起彭德怀植树、护树的历历往事。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八路军总部设在山西武乡。山里人穷,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春天就以榆钱(榆树花)为食。彭德怀在总部门口栽了一棵榆树,平日悉心照料,浇水培土,还告诉警卫员严禁在树下拴马,以免啃食树皮……如今,当年这棵榆树早已长成参天大树。老乡们称之为“彭总榆”。

1949年,彭老总率大军进军西北,驻扎在陕西白水仓颉庙外。庙中有“二龙戏珠”古柏一株,据说有一千多年历史了。当时炊事班做饭缺柴火,炊事员就爬上树砍下树枝烧火。此事被彭老总发现了,即对炊事班提出严厉批评并亲笔书写一道命令:“全体指战员均须保护文物古迹,严禁禁止攀折树木,不得随意破坏。”光阴荏苒,70年过去了,彭老总这道特殊的命令还刻在树下的石头上。如今这株古柏被作为当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老枝年年长出新叶,焕发出勃勃生机。

1958年,正是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时候,彭德怀回湖南作调查研究。一路上,他看到不少地方砍树大炼钢铁,昔日茂密的山林变得光秃秃的,心情很是沉

重。这一天,当他来到一个叫黄荆坪的小山村时,看见一群人正围在一起砍一棵大树,便急步走上前去说:“这么好的树,长成这个样子不容易啊!你们舍得砍掉它?让它留下来在这儿给赶路的人遮风挡雨不好吗?”这时大树的齐根处已被斧子砍进一道深沟,雪白的木屑飞落一地……陪同彭老总调研的湖南省委一位领导同志连忙吩咐干部停止砍树。就这样,这棵大树才被保护了下来。

前些年,这棵树被列入当地古木保护名录。其档案记载,那年的树龄是490年,树高22米,胸径1.2米。如今,又20年过去了,这棵树已过510岁了,长得更大更高更壮实。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元帅树”。有人赋诗赞曰:“元帅一怒为古树,喝断斧钺放生路。忍看四野青烟起,农夫炼钢田不枯。谏书一封庐山去,烟云缈缈人不复。唯留正气在人间,顶天立地重阳木。”

彭德怀元帅戎马一生,战功赫赫,仰望“彭总榆”“元帅树”,人们对彭德怀更添几分热爱和敬仰之情。有道是,一个心里有什么他便是什么。其实,彭德怀元帅本身就是一棵树,一棵深深扎根于大地的大树,一棵为人民遮风挡雨的大树,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